

汪世清

艺苑查疑 补证散考

汪世清／著 下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汪世清

艺苑查疑 补证散考

汪世清／著 下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J120.948-53

1

:2

2

汪世清

艺苑查疑 补证散考

汪世清 / 著 下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弘济与弘仁	004
江韬不是江一鸿	008
世系·后裔·为僧	015
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	019
八大山人的名和号	024
八大山人的“病颠”问题	028
八大山人的诗和文	032
八大与天外	037
南州喜晤黄砚旅	040
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	044
三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	056
八大山人与林本文	063
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	065
八大山人的家学	070
书《八大山人草书尺牍》后	089
石涛生平的几个问题	094
溪南老友吴兼山	102
“怀谢楼”在哪里?	106
劲庵先生何许人?	108
白沙翠竹江村	112
石涛行迹与交游补证	116
石涛交游补考	122
《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的诗文	129

再论石涛生卒的考证.....	136
雪庄的《黄海云舫图》.....	144
岩夫谷口会鸿兹.....	147
不疏园与皖派汉学	150

书画作品篇

《江山雪霁》归尘土，鱼目焉能混夜珠？	163
徐有贞的《行书有竹居歌》卷.....	172
董其昌的《法书纪略册》.....	175
吴山涛《西塞诸诗册》.....	184
记渐江的最后一件作品.....	197
记故宫所藏渐江的七件作品.....	201
龚贤的《溪山无尽图》卷	220
八大山人《三友图》辨伪	228
石涛的《余杭看山图》.....	230
石涛的“丁秋”《花卉册》.....	241
雪庄的五开本黄山图册	250
清初诸家为“中翁”所作书画册	255
梅雪坪为汪研村绘山水册	263

附录

石涛东下后的艺术活动年表.....	266
-------------------	-----

弘济与弘仁

——介绍歙县清初两位遗民僧

歙县旧属徽州府，位于安徽的南部，与浙江的淳安、昌化相毗邻。境内群山环抱，众水周流，黄山峙其北，新安江流其南，自古即有新安大好山水的称号。这里的经济文化，自唐以后才渐趋发展，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达于极盛。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封建剥削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是一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歙县一带自万历以来接连遭到几个大的水旱荒年，人民已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目睹人民所受的灾难，一批有志青年要想发愤图强，便纷纷结社为盟，相与纵谈国事，共商救国救民的大计。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参加了复社，投入全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到了清兵入关，民族矛盾迅速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这批青年都已成长起来，他们不甘心于异族的侵袭，便积极参加了在江南大规模展开的抗清运动。在这一壮烈的反清复明的斗争中，有的慷慨就义了；有的失败了再斗争，直到东南半壁已沦入清兵之手，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才不得已而遁入空门。这里要介绍歙县清初的两位遗民僧——弘济与弘仁。

佛教同门

弘济（1605～1679），字益然，一字吴山；原姓汪，名沐日，字扶光，歙县石冈人。他生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大于弘仁（1610～1664）五岁。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原姓江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歙县桃源坞人。他们两人同在福建从古航道舟（1585～1655）为师。弃儒为僧，同为禅宗青原下第三十七世法嗣。他们出家都在隆武政权覆灭以后，这时弘济已经四十开外，弘仁也已将近四十，而道舟却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位道舟禅师，原来是泉州晋江郑氏子，少好读书，能文章，有时誉。事母有孝声。母歿出家，时已三十八岁。他是博山无异元来（1575～1630）的法嗣，曾从元来在南京天界寺开堂说法。元来歿，他便返闽，先后主持浦城、建阳诸大寺，还一度被迎至江西广信府，主持他师父栖真之地的博山能仁寺。所以在崇祯末年，他在闽北赣东一带道风日著，四方来参礼的很多，他却“如铁壁千寻，绝无肯诺”。弘济、弘仁能够

得到他的青眼，而被破格收为门徒，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他为人“骨鲠性成”，在那国家危难存亡的关头，定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高僧。他之所以收弘济、弘仁为徒，或许正是由于他器重他们也同样有着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民族气节。

千古何人，知我有屈

清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僧从福建来到扬州，五月五日约了十来个新旧相知来聚首话别。朋友们都来了。他向大家说道：“老僧于今日作别，诸公各赋一诗，限死字韵。”来的人都非常惊讶，以为他是戏言。他却拿起笔来就写道：“五月五日三闾死，今之古之只此耳。”一气就写成了一首一百十六字的古风。最后四句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这天晚上十点钟，他问了一下时刻，便起坐而逝。这位老僧就是弘济，也就是汪沐日。

天启元年辛酉（1621），在歙县有五位青年由于志同道合，结盟为“古在社”，在一起讨论诗文，砥砺风节。他们是：江天一、汪济淳、汪知几、吴斌和汪沐日。这时汪沐日才十七岁，江天一也仅二十岁。随后又有“同言社”、“行社”等组织，参加的人更多了。现在可以考知的有：洪德常、程羽文、方式玉、吴霖、吴德鉴、吴尊古等。崇祯初，汪沐日和江天一、吴霖、吴德鉴、吴尊古都参加了复社。在这些社盟活动中，虽然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魏忠贤党和贪官污吏，但是他们却也因此政治上受到很好的锻炼。崇祯六年癸酉（1633），汪沐日中了江南乡试的举人。入京会试，未中。他却看到了北方诸省的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曾上书给当时的“大司马”，提出挽救国难的计策，没有被采用。南明弘光政权授给他吏部职方司主事的官职，但可能他没有到职，这个政权就遭覆灭了。

当清兵渡江，南京被破的时候，江南人民纷纷举起义旗，迅速开展了反清的武装斗争，以金声、江天一为首的一支起义军，崛起于徽州万山丛中，分兵据守六岭，通表唐王，坚决抵抗清军的入侵。金声和江天一亲自带着重兵驻在绩溪。汪沐日在这支义军中当了参军，由他带领一支兵马驻在歙县北面的太平。他的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在和清军作战时，无不以一当百，使清军未能得逞。本来，徽州的东北面都有高山屏障，六岭要道只要有重兵把守，敌人是难以飞渡的。不料被一个叛徒黄澍偷偷地带着清兵从间道侵入绩溪，金声和江天一没有来得及提防，便突然陷入敌兵的包围之中而被执了。随即清兵进据了歙县。这支起义军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时是弘光元年乙酉（1645）九月下旬。十月一日，金声、江天一被送往南京，于八日同被害于通济门外。江天一，这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在临难前还那样谈笑自若地讥笑汉奸洪承畴，他的大义凛然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汪沐日听到他的这位最相投契的好友为国捐躯的时候，该是多么深沉地悲痛啊！家乡沦陷了，起义军的主力已被摧毁，他所带领的那

支兵马也就无能为力了。但他没有气馁，更没有变节。正当敌骑纵横、兵荒马乱之际，他终于逃出了敌人的魔掌，辗转到了福建，投奔隆武政权之下，继续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隆武政权覆灭后，他又转徙浙江，力图恢复，却也不能挽回大局。最后他只得皈依古航道舟门下为僧，以表示对异族统治的反抗。

顺治七年庚寅（1650），弘济被延至浦城吴山庵担任住持。“吴山途畏峰涩，人迹罕至，鸟向师掌中取食，虎遇师垂首如家畜。”他在这深山古寺之中，习静修真，日与猛兽野鸟为侣，一住就是三十年。论理，他的尘念总该早已根绝了吧？然而当他临死之前，为什么还要大呼“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呢？黄宗羲在《吴山益然大师塔铭》中写道：“师虽出世，然胸中有不可磨者。灯炮夜阑，无故痛哭。鸥背鹭顶，非其本怀。”他的家国之恨是永远刮磨不了的。他要痛哭的为此，他要呼屈的也为此。

家事全非肯作僧

弘仁，这位新安画派的大师，自来只以画著名，而对于他的生平一向就不很了解。他的朋友郑昉曾在《忆渐公》八首绝句的跋语中说：“公大节世有未知者。”究竟他有什么大节为人所不知呢？

弘仁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到弘光元年已三十六岁。他的大半生涯都是在明朝度过。现在仅知道他是明诸生，青年时期即与许楚、程守相交往，其他事迹大抵都无可考。但他与江天一、汪沐日生于同邑，且年龄相差亦仅数岁，他们之间一定不是毫无相识的。他生当大变革的时代，当异族侵袭已逼近他的故土、国家危难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也是不能置身于事外的。金声、江天一起义之后，歙县的有志之士纷纷参加了这支义军，论弘仁的为人和处境，他会积极投入这一武装的抗清斗争。王泰徵说他“幼有远志”，殷曙说他“秉性幽贞”，“事母以至孝闻”，他一定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的人。这一点从他自己的题画诗中也可看出。他有这样一首诗：

道人爱读所南诗，长夏间消一局棋。桐影竹风山涧浅，时时倚杖看须眉。

这首诗显然是他的自况。他之所以爱读所南诗，正是由于他与南宋遗民郑思肖有着相同的家国身世之感。又有“愿挽秦人来此住，请看鸡犬与桑麻”，“为补离骚经里阙，故从板屋着梅花”等诗句。他为供人避乱而画山水，为补离骚而画梅花，此中都深寓世事沧桑、惓怀故国之意。还有一首：

偶将笔墨落人间，绮丽楼台乱后删。花草吴宫皆不问，独余残渚写钟山。

不画绮丽楼台、吴宫花草，却画明孝陵所在的钟山，这更明显地表露出他对故国有着深沉的情感。

《康熙歙县志》的《弘仁小传》说他入闽为乙酉年，王泰徵《浙江和尚传》则记为乌聊既定之明年，应为其第二年。二说虽有不同，但他去闽在清兵入歙以后，却是可以肯定的。入闽后，现仅知曾在武夷与张蚩蚩、周元修、王尊素等唱和有集，然已散佚不传。后来，他就在武夷出家了。他的朋友程守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家世全非肯作僧”之句。他的去闽，绝不是向往于武夷山水，也不是仅仅为了避难。当时歙县去闽的人很多，今可考知的便有汪沐日、吴霖、王玄度、汪蛟等人，他们大都在徽州起义失败以后，前去投奔于隆武政权之下，继续抗清的。弘仁，当时还名江韬，去闽恐怕也怀有同样的政治目的。后来，只是由于抗清活动又遭失败，才不得已而“依古航禅师为僧”。“有家弃家，有名弃名”，又岂是他的本愿？

他终于又回到故乡了。“尝住黄山，收松云岩壑之奇，一一着之于画”。他的满腹幽愤要托于毫素来抒发了。但是如果真的以画师来看待他，那就正如王泰徵所说的，“是皆以画论渐师，以古德论画，非师旨也。”

《康熙歙县志》的《弘仁小传》说他“师汪无涯受五经，乙酉年，自负累累卷轴，偕其师入闽。”汪无涯是谁？今无可考。按说，这人既是江韬的经师，而且能在当时的形势下去闽，定是一位有志之士，但何以后世竟至湮没其名呢？或许是一个变名？又是谁的变名？试作一个大胆的推断：汪无涯就是汪沐日。江韬和汪沐日的联系虽没有找到直接证明的资料，但他们应该是有交往的。汪沐日虽然长于江韬五岁，但他中举时，江韬二十四岁，从他受五经是可能的。他们都同于乙酉年冬入闽，或即结伴而行。后来，他们同依古航为僧，不仅其志相同，其遭遇相同，而且有可能一人就为另一人的引进。当然，这个推断是否合乎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我相信，在他们二人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或许就是师弟关系？

弘济与弘仁，也就是汪沐日与江韬，同生于明季，同经明清之际的大变革，同参加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同以誓死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精神而皈依佛门；在儒家为师弟，在佛教为同门；一以气节见重于当世，一以画学传誉于千秋；这倒是一段可以千古流传的史迹。

——原载于《艺林》，新 342 期（1986 年 12 月 29 日）和
新 343 期（1987 年 1 月 5 日）

江韬不是江一鸿

清初四大画僧之一，新安画派奠基人渐江弘仁，俗姓江，名韬，字六奇，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1]，江南徽州府歙县桃源坞人。^[2]江氏以济阳为望，始祖“湘字清甫，唐大和间授建康刺史，宦游新安，迁居郡城东”^[3]，其后，历宋元至明，子姓蕃衍，蔚为大族，世称东关江氏。其地因名江家坞，而咫尺近邻桃源坞，亦江氏族居之地。江韬“有侄允凝，名注”^[4]，家住江家坞，亦以能诗善画著名于世。江韬与江注是同族的叔侄。

八十年代初，在歙县发现一部刻于乾隆庚戌（1790）的二十四卷本《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以下简称《乾谱》）^[5]，后为安徽省博物馆购藏。有文章从这部《乾谱》来探索江韬的身世，考定的结论，概括说来，便是：“渐江谱名一鸿，江注谱名万禧”^[6]，他们同属东关江氏的二十九世，“是血统亲缘相近的堂兄弟”。而且认为“一般史料均称他俩是叔侄”，“未详其何所依据”。现在有一本以《弘仁》为书名的专著已经采用了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将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这一结论是否真能确立，便值得一考了。

[1] 程守，《故大师渐公碑》仅记“十二月二十二日，恬然牝灭，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未著卒年。殷曙《渐江师传》有云：“癸卯游匡阜归，与旅亭、允冰二君休夏披云峰下。……自秋徂冬，感疾不起，十二月二十二日示寂于五明禅寺，报龄五十有四，僧腊二十有一。”《康熙歙县志·弘仁传》明著“癸卯微疾，召二三故人，相与晤语，朗诵佛号而逝。”据此可知，江韬卒于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1664年1月19日），年五十四。由此推其生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即1610年。

[2] 殷传首曰：“渐江师者，歙之桃源人也。”桃源通称桃源坞，在徽州府城内东关，位于江家坞之南。殷曙字日戒，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1623），小于渐江十三岁，而大于江注二岁，与江注为至交，于渐江生平当很了解。所言渐江的籍贯、里居，自属可信。

[3] 见《重修济阳江氏族谱》简称《万谱》卷一，《世系》，一世始祖湘的著录。大和是唐文宗的年号，元年丁未（827）至九年乙卯（835）。江氏迁歙即始于此。“郡城东”即旧徽州府城的东关，故称东关江氏。族居之地为江家坞和桃源坞。

[4] 引自王泰徵，《渐江和尚传》。殷曙，《渐江师传》作“有侄允冰，名注。”允凝亦作允冰，同为江注之字。王传写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正月，殷传载刻于康熙丁未（1667）的《黄山志》，当为丁未以前之作。两传所言，互相印证，更得其实。

[5] 此谱为江国忠、江上锦等所纂修，前有罗廷梅序，作于乾隆戊申（1788）；江国忠，《重修家谱自叙》，作于己酉（1789）。后有江上锦，《宗谱后序》，作于庚戌（1790）。此谱是乾隆庚戌的家刻本，传世已不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

[6] 《新发现的〈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有关渐江史料初探》一文，载于《新安画派文集》（歙县新安画派研究会编印，1994），页13～18。从此句开始至“未详其何所依据”均从此文引出，见《文集》，页14。

首先得追究一下这个考定的根据是什么。文章提到的有两段话，照抄如下。其一云：

此谱卷十九有胡德迈为处士江骧（字龙超）作传云：“……闲暇则闭关谢客，兴至哦诗，声调清越，吟次或凄然，众莫测其所以，一时高士所与游者，若许青岩楚、程蚀庵守、暨梅花道人渐江与其从弟允凝注，皆古之逸民也。”^[1]

其二云：

此谱卷十九新卷最后，载有王泰徵撰写《方外友宏仁论》，宏仁即弘仁，编谱者避讳改写。论分上下段，上段云：“号渐江，原名韬，字六奇，杭郡诸生。又名舫，字鸥盟，事孀母孝，师汪无涯受五经，乙酉自负卷轴偕其师入闽，游武夷后依古航禅师为僧，行书法颜鲁公，楷法倪瓚，画则不名一家。常住黄山，收松云岩壑之奇，一一著之于画。”此文说他是“杭郡诸生”令人耳目一新，以往旧传史料不见记载，故许多疑难问题不得解决，“江文才同子孙迁杭州”，也与王泰徵之说吻合。^[2]

在这两段话中，可作为论据的也只有三点：一是“若许青岩楚、程蚀庵守、暨梅花道人渐江与其从弟允凝注”；二是“杭郡诸生”；三是“江文才同子孙迁杭州”。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证，故照抄了上述两段的全文。

这里将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最后看一看江韬和江一鸿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一

上述三点论据确实可靠吗？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先说第三点论据“江文才同子孙迁杭州”。最近有幸看到一部明江来岷、江中淮纂修刻于万历丙辰（1616）的八卷本《重修济阳江氏族谱》（以下简称《万谱》）^[3]，早于《乾

[1] 摘抄自注6所举文章的第七段，《文集》，页14。胡德迈（1660～1715），字卓人，号鹿亭，歙县郡城人，居浙江鄞县，举康熙丁巳（1677）浙江乡荐，官至顺天府丞。于乡谊为江骧、江注的后辈，及见江注。

[2] 抄自上页注6所举文章第十段，《文集》，页15。《方外友宏仁论》并不是全文出自王泰徵的手笔。以此文为王泰徵“撰写”，不符实际。

[3] 此谱前有唐文凤，《江氏旧谱序》，未署“宣德三年龙集戊申春二月花朝，前王府纪善八十二翁梦鹤老人同邑唐子仪。”似宣德间江氏有一次修谱之举。此谱冠以“重修”二字，或许就是宣德谱的续修本。时间已在一百八十八年之后。此谱流传至今已成稀有之物，海内仅存两部，一藏北京图书馆，一藏吉林大学图书馆，可惜均为残本，北图所藏一部八卷中缺五、六两卷，而残存的卷二至卷四，《宗支世系》表完好无缺，也可算是一份完整的谱牒资料。

谱》一百七十四年。《乾谱》当为《万谱》的续修本。实际上，《乾谱》所著录都是万历丙辰四月以后出生的人丁，前此便是抄自《万谱》。《乾谱》卷四《世系图》二十六世至三十世《文号支派·廷芳公派》下有如下著录^[1]：

二十六世 垌，琇三子，生正德甲戌年，配巴氏，生子四：文才、文星、文成、文正。

二十七世 文才，垌长子，配 氏，生子一：自南，同子孙迁杭州。

二十八世 自南，文才子，配 氏，生子一：一鸿。

二十九世 一鸿，自南子。

这里只抄出垌长子的一支，在“文才”名下著“同子孙迁杭州”六字，文章当即据此而提出“江文才同子孙迁杭州”以与“杭州诸生”相“吻合”。在《万谱》卷三《文号支派世系》内也可见到垌长子一支的著录，与《乾谱》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文才”名下并没有“同子孙迁杭州”六字，而是在“一鸿”名下有“同父祖迁杭州”六字。这显然是乾隆时编谱者所作的改动。改动的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仅从这唯一的改动看来，有可能是鉴于小辈带同长辈迁居为不合理而加以改动，但这一改动却把迁杭州这件事的时间和主迁人等真相给弄混了。《乾谱》在一百七十多年以后的改动总不如《万谱》正当其时所记“同父祖迁杭州”更为可信，又怎能以此作为确实可靠的论据呢？

再说第二点论据“杭郡诸生”。先来考察一下“王泰徵撰写《方外友宏仁论》”。这是一篇仅有三百四十四字的短文，分前后两段。前段如文章所引，是八十五字的小传，内容除“原名韬，字六奇，杭郡诸生”外，从“事孀母孝”起，全部是抄自赵吉士纂《康熙徽州府志》的《弘仁传》。^[2]后段是二百五十九字的论，除个别字句有删改外，全部是从王泰徵《浙江和尚传》的最后《论曰》一段抄出的。而在传中并无“杭郡诸生”四字。可见，这篇《方外友宏仁论》并不是全部出自王泰徵之手，而以“杭郡诸生”为“王泰徵之说”，更与事实不合。毫无疑问，《方外友宏仁论》中的“杭郡诸生”四字，是编谱者在拼凑这篇短文时加进去的。根据何在？在程守的《故大师渐公碑》、许楚的《黄山浙江师外传》和殷曙的《浙江师传》中都找不到，遍查康熙间所修的各种郡邑志乘，也都找不到。尽管加上“杭郡诸生”四字确可“令人耳目一

[1] 这里垌长子一支的著录，内容照抄自《乾谱》卷四，页50。垌父琇，字良石，志华次子，生于成化丙申年（1476），正德丁卯（1507）举人（亦见《民国歙县志》卷四，《选举志·科目》，页17下，“正德二年丁卯乡试”），子三：垌、坡、垌。

[2] 此《弘仁传》亦见1984年修订本《浙江资料集·传记》，页12。赵纂《徽州府志》刻于康熙己卯（1699），志中所著《弘仁传》实由刻于康熙壬申（1692）的《歙县志》中的《弘仁传》删节而成。

新”，但这种晚出的资料，若无旁证，何能尽信？因而以“杭郡诸生”作为论据，又何能确实可靠呢？

还要指出：即使上述两点都确实可靠，即江文才确曾“同子孙迁杭州”，江韬确为“杭郡诸生”，但这是两回事，怎么能在毫无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认定两者相“吻合”呢？况且在明末，歙人也有不移居杭州而赴杭应试以取得“诸生”的。“迁杭州”并不是取得“杭郡诸生”的必要前提。

最后说第一点论据“若许青岩楚、程蚀庵守、暨梅花道人渐江与其从弟允凝注”。把“梅花道人渐江与其从弟允凝注”割裂出来看，“其”字指的是“渐江”，确可认为“允凝注”是“渐江”的“从弟”。但连接上下文来看，“其”字也有可能是指传主“处士骧”，那江注就是江骧的“从弟”。这里的“与”字是一个并列连词，它把并列的“许青岩楚”、“程蚀庵守”、“暨梅花道人渐江”、“其从弟允凝注”连接起来，四者之间是互相独立的。这样，这里的“其”字就应当是指传主“处士骧”，而不是指紧接的上文“渐江”。由此可见，这句话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又怎能用作确实可靠的论据呢？

事实证明江注确是江骧的从弟。在《乾谱》的二十九世中可以见到：“骧，应魁次子，字龙超，一名岩赐，生万历丙辰年十月十一日午时”^[1]；“注，德新五子，一名万禧，字允凝，生天启乙丑年十月初九日。”^[2]应魁与德新是同曾祖兄弟。注小骧九岁，正是骧的同高祖从弟。至于江注是不是渐江的“从弟”，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论证。

总之，上述三点都不是确实可靠的，以之作为论据，又不作必要的科学论证，自然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二

江韬与江注不是叔侄，而是“堂兄弟”吗？这是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江注是江骧的从弟。为了否定江韬与江注不是兄弟，还有必要举出多条证据来证明他们之间千真万确是叔侄。

前举王泰徵的《渐江和尚传》在叙述渐江的交游之后写道：“尤以墨妙世其家学，得师心印者，则有侄允凝，名注。”王泰徵（1600～1675）于渐江是乡先辈，有直

[1] 在《乾谱》卷四，“二十六世堦”支下的二十九世有此著录。骧父应魁，文钢次子，字石庵，生隆庆戊辰年（1568），子二：虬、骧。文钢为堦的三子。

[2] 在《乾谱》卷四，“二十六世堦”支下的二十九世有此著录。注父德新，文铸次子，生万历丁丑（1577），子五：万锦、万绣、万生、万金、注。文铸为堦四子。堦与采同为琳之子。骧与注的亲属关系列表如下：

琳（志森次子）—
 堦（琳长子）—文钢（堦三子）—应魁（文钢次子）—骧（应魁次子）
 堦（琳次子）—文铸（堦四子）—德新（文铸次子）—注（德新五子）

骧与注的高祖都是琳，故二人为同高祖兄弟。

接交往。传写于康熙甲辰正月，后于浙江示寂四十天之内。汤燕生（1616～1692）称赞此传“巨细不遗，并其人之性情得之。”^[1]王氏如果不是确知江注是浙江之侄，何能如此明白地写出他们的亲属关系？又王氏在为江注所作《序江子黄山诗兼图》一文中，也明言“江子允冰与其叔渐公，今之右丞也”^[2]，与传所言完全一致，更明指浙江为“叔”。

殷曙（1623～1698）《浙江师传》末曰：“若夫以墨妙传其心印者，有侄允冰，名注，恒栖息于黄山诸名刹云。”殷曙与江注生同里闾，年约相若，总角之交，尤深友谊，必深知江注的家世生平，所言何能有误？

许楚（1605～1676）题江注黄山画册《浮溪》云：“浮丘坛上卧残碑，石涧纵横古铁遗。当日渐公埋砚出，暗香微示阿咸知。”^[3]又《青岩集》有《题允凝浮溪画册》五律一首，末句云：“渐公囊砚去，微示阿咸知。”这也等同于明言江注为浙江之侄。许楚与浙江相交三十年，里居相近，交往尤多。与江注亦时有唱和。两世情谊，相知必深，言之凿凿，无可置疑。

程邃（1607～1692）跋浙江《黄山图册》有云：“近世推其小阮允凝氏嗣厥美，毫发无遗憾。”^[4]“小阮”也就是从子，这不是明言浙江与江注的叔侄关系吗？程邃曾劝浙江“返初服”，足见二人相知很深，所言定有确知事实的依据。

此外，俞绶《题江注黄山画册》有句云：“晚交得渐公，禅意盈寸牍。瓣香皈墓门，好不遗野鹜。小阮度欲前，丹青表六六。”^[5]黄元治《逍遥亭》（江注《黄山画册》之一）有云：“独有浙江真好奇，日日开尊狎浪阁。衣帽是僧兴是仙，妙笔天下谁能传？只许阿咸领神奥，遂教毫末奔云烟。”^[6]孙觚《题江允凝黄山画册》有句云：“巨僧依钵是江师，小阮生成狮子儿。”^[7]凡此都可互相印证浙江与江注的叔侄关系。

最后还要提到江注自己的诗，《夜坐松寿堂，建云师谈家渐公曾宿此》云：“闻道先师曾挂锡，幸予下榻避尘喧。松阴犹覆摊书阁，日影还侵作画轩。共叹久归芒屨事，

[1] 汪淇、徐士俊合编，《分类尺牍新语二编》，有汤燕生，《与程非二书》，谈浙江身后事，提到《芦人先生作传》，有此语。芦人为王泰徵之号，非二是程守之字。

[2] 见弘眉，《黄山志》（康熙丁未刊），收入王泰徵，《序江子黄山诗兼图》一文，这是文中的一句。

[3] 江注《黄山图册》五十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册二著录，编号“京1-4571”）。册中有《浮溪》一开，对题为许楚书此诗。晋“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字仲容，阮籍从子。后世因称从子为阿咸。

[4] 北京故宫博物院弘仁《黄山图册》六十开（《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册二著录，编号“京1-3815”），有程邃题跋，跋中有此一句。竹林七贤中有阮籍、阮咸叔侄，一般便称叔为大阮，侄为小阮。“小阮允凝”，则弘仁必为大阮。如此称号，表明江注是弘仁之侄。

[5] 江注《黄山图册》有《云涛庵》一开，对题是俞绶书五古一首。这是诗中的六句。诗后题款云：“戊申夏，旅亭致允兄佳画，因而书诸册，乞和教。润影弟俞绶。”诗为康熙七年戊申（1668）所题，为浙江卒后五年。

[6] 见江注《黄山画册》中《逍遥亭》一开，黄元治对题七古一首。款题：“允凝老道翁兼正。樵谷弟黄元治。”

[7] 见江注《黄山图册》后孙觚题诗。

终惭空负竹林言。天涯沦落多知己,踪迹从兹又溯源。”^[1]第六句中的“竹林”是用“竹林七贤”的典故,实指“七贤”中的阮氏叔侄。而从题意看来,这句诗只能作这样的解说:终于感到惭愧,白白地辜负了叔氏的教诲之言。这是江注自己明言与浙江的叔侄关系,更是铁证。

在以上所举的诗文中,无不异口同声地称江注是浙江之侄、阿咸或小阮,连江注自己也承认。这些都是直接而确凿的第一手资料,难道他们都无所依据吗?由此更可以证明,在上述第一点论据中的“其”字,绝不是指上文“浙江”。这就否定了浙江和江注是“堂兄弟”的关系,从而也间接否定了“浙江谱名一鸿”之说。

三

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江韬到底是不是江一鸿?

在上举《乾谱》著录的垌长子一支中,文才和自南“配”字右都是一个空格,在《万谱》中是一团墨迹;在一鸿栏“自南子”右也有一团长约两格的墨迹,然后著录“同父祖迁杭州”六字(在文才栏则断自“自南”,以下是空白)。这些墨迹是削改后留下的,表明原板刻后又有所削改。从著录看来,记述简略,说明修谱时对垌长子一支的详情已缺乏更多的了解。在文才、自南和一鸿名下都未著生年月日。

前面对《乾谱》把“迁杭州”改在文才名下已提出怀疑。现从《万谱》所著一鸿“同父祖迁杭州”一语分析,主迁人仍有文才、自南和一鸿三种可能,而始迁时间亦随之而异。《万谱》的修谱者江来岷生于嘉靖甲午(1534),年与文才相近;江中淮生于嘉靖戊午(1558),年与自南相近。他们与自南都是同五世祖的六服兄弟。^[2]对如此近属的一支举家迁居外地一事,不管始迁为何人,都应当是正当其时,哪有不知之理?为什么修谱时不是在文才或自南名下,而是在一鸿名下,并且还用表示联合关系的“同”字,记上“同父祖迁杭州”呢?这只能说明当时的主迁人是一鸿而不是文才或自南。由此可见,迁杭州时一鸿已不是小孩而是能主事的成年人了。这一点对从年龄上来考证江一鸿是不是江韬至关重要。

《万谱》前有方弘静的《重修新安济阳江氏族谱序》,末署“时万历甲辰仲春吉旦”,

[1]《安徽丛书》,第一期,收《江注诗集》四卷,即《川上草》、《岑山诗》、《湖上草》和《宛陵诗》。《湖上草》为“己未夏初由新安江鼓棹为武林之游”在杭州所作。此诗是《湖上草》中的第二十首,写于康熙十八年己未夏,时距浙江逝世已十六年。

[2]江来岷、江中淮与江自南的近属关系可从下面的世系图得知其详:

廷芳 — 志常(廷芳长子) — 瓚(志常长子) — 壙(瓚次子) — 文锦(壙子) — 来岷(文锦长子)
 — 志森(廷芳三子) — 珣(志森三子) — 垌(珣子) — 文黄(垌三子) — 中淮(文黄长子)
 — 志华(廷芳四子) — 琇(志华次子) — 垌(琇三子) — 文才(垌长子) — 自南(文才子)

来岷、中淮、自南的五世祖都是廷芳,故三人为同五世祖的六服兄弟。

是万历三十二年二月所写。最后有江大鲲的《重修济阳江氏族谱后序》，末署“时万历壬子岁次仲冬之吉”，是万历四十年十一月所写。两序写作时间相距七年。谱中所记人丁的生年，不但有甲辰（1604）以后的，而且有壬子（1612）以后的，最晚的是丙辰（1616）三月二十四日。^[1]由此可知，此谱并非一刻而成，而是一再增补。始刻当在甲辰以前，而刻成付印则在丙辰四月以后。

《万谱》在方序后有《凡例》十四则，第二则写道：“方大司徒之序，作于数年前，迄今而始成谱，有所待也。刻仍用前年月，不忘其初。”《凡例》未署年，但这则《凡例》必写在甲辰的“数年”以后。约以五年计，当写于万历己酉（1609）。“有所待”究何所指，实难臆测。反映在谱中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增入了不少出生于“有所待”期间，即从乙巳到己酉五年内的人丁，这些人都记有生年月日，有的还记有出生的时辰。所谓“刻仍用前年月”，自然是指初刻的年月仍用方序末署的“万历甲辰仲春”，即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从上面刻出的垆长子一支来看，从垆到一鸿都看不出在“有所待”期间内有任何增入的内容，而只有削改的痕迹。这就表明，谱中著录这一支的全部内容在甲辰二月均已刻成，而削改当在甲辰二月以后。事实上，《万谱》纂修时，这一支已迁往杭州，当时所知，亦仅如此，以致从文才到一鸿的著录内容已简到无可再简的地步，当为初刻前即已一次写定。如果一鸿一栏是在“有所待”期间或稍后补入，则必知其生于何年，如同其他出生于这一时期的人丁一样会记上生年月日，何以对一鸿独付阙如。这也反证了谱中这一支的著录全部完成在甲辰以前。由此可见，垆曾孙一鸿必出生在万历甲辰以前，而且正如前面所论证的，始迁杭州时一鸿已是一个成年人，到甲辰，他的年龄至少在二十岁以上。而江韬生于万历庚戌，是甲辰后的第六年，他同江一鸿的年龄之差，至少在二十岁以上。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江韬与江一鸿是两人而不是一人。若从族属的世系来看，江注与江一鸿是同辈，低于江韬一辈。辈行不同，江韬也绝不可能是江一鸿。

——原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页35～40

[1]《万谱》中凡记生年的，据不完全统计，甲辰以后，即从乙巳到壬子八年内出生的有六十八人，壬子以后，即从癸丑到丙辰四年内有六十三人，其中丙辰年出生的有四人，两人生在正月，一人生在二月，最晚的生在三月二十四日。生于万历丙辰年十月十一日的二十九世驤，在《万谱》中不及著录，故《万谱》刻成付印必在丙辰的三月与十月之间。

世系·后裔·为僧

——八大山人小考之一

八大山人的家世生平，经过六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的深入探讨，基本上已经清楚了。但是，有的问题当时似乎解决了，后来又有了异议；有的原来就比较含糊，倘一追究，问题便依然存在；有的由于数据不一定可靠，自然会继续引起疑问。因作小文，就教同好。

世系

八大山人是朱明王室的后代，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一系的子孙，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朱权以下十世的“多、谋、统、议、中”的后五世中，他究竟属于哪一辈，却说法不一。一说八大山人属于“统”字辈，名叫“统縢”；一说属于“议”字辈，名叫“议冲”，二说孰是？尚须一考。

李麟《虬峰文集》卷三有《噫嘻》四言古风一首，题解曰：“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题之也。”诗分七章，章四句，全录于下：

噫嘻中尉，高皇之孙，明伦以序，神庙弟冢。天遗一老，慰我寤思；生不获见，殁乃拜之。朝冠不冠，朝服不服。胡乃如斯？惻予心曲。学高中垒，才美协律。生不逢辰，凤隐龙蛰。自称山人，心伤无那，不名不氏，惟曰八大。大书于门，托瘖不语，独洁其身，无辱皇祖。彼赵孟頫，游魂若在，邂逅九京，岂不愧悔？

这是一首题八大山人遗像诗。李麟，字西骏，号虬峰，兴化（今属江苏）人。晚年移居扬州北郭，与石涛为友。他与八大山人虽然从未谋面，但他的好友如朱观、程京萼，都是八大山人的知交，所以他亦深知八大山人，而且对八大山人十分景仰。他生平诗文不苟作，而在得知八大山人逝世后，既写挽诗，又题遗像。于寄托哀思中隐隐流露着故国沧桑之感。笔墨不多，却把这位胜国王孙的高洁形象勾画得令人起敬。在首章中明言八大山人在明朝有过“中尉”的封号，是朱元璋的子孙，而且与万历帝朱翊钧为兄弟行。朱元璋的后裔，从他的儿子一辈起，名字中的下一个字，要依次选用“木、火、